



中国经典名著

镜花缘

(三)

〔清〕李汝珍 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五十三回 论前朝数语分南北 书旧史挥毫贯古今 1
- 第五十四回 通智慧白猿窃书 显奇能红女传信 ... 8
- 第五十五回 田氏女细谈妙剂 洛家娃默祷灵签 .. 14
- 第五十六回 诣芳邻姑嫂巧遇 游瀚海主仆重逢 .. 20
- 第五十七回 读血书伤情思旧友 闻凶信仗义访良朋 27
- 第五十八回 史将军陇右失机 宰少女途中得胜 .. 33
- 第五十九回 洛公子山中避难 史英豪岭下招兵 .. 38
- 第六十回 熊大郎途中失要犯 燕小姐堂上宴嘉宾 43
- 第六十一回 小才女亭内品茶 老总兵园中留客? . 51
- 第六十二回 绿香园四美巧相逢 红文馆群芳小聚会 56
- 第六十三回 论科场众女谈果报 误考试十美具公呈 61
- 第六十四回 赌石砚舅甥斗趣 猜灯谜姊妹陶情 .. 67
- 第六十五回 盼佳音虔心问卜 顶盛典奉命抡才 .. 74
- 第六十六回 借飞车国王访储子 放黄榜太后考闺才 83
- 第六十七回 小才女卞府谒师 老国舅黄门进表 .. 91
- 第六十八回 受荣封三孤膺敕命 奉宠召众美赴华筵 101
- 第六十九回 百花大聚宗伯府 众美初临晚芳园 . 108

第七十回	述奇形蚕茧当小帽 谈异域酒坛作 烟壶	112
第七十一回	触旧事神在泣红亭 联新交情深凝 翠馆	116
第七十二回	古桐台五美抚瑶琴 白湖亭八女写 春扇	122
第七十三回	看围棋姚姝谈弈谱 观马吊孟女讲 牌经	129
第七十四回	打双陆嘉言述前贤 下象棋谐语谈 故事	139
第七十五回	弄新声水榭吹箫 隐俏体纱窗听课 .	146
第七十六回	讲六壬花前阐妙旨 观四课牖下窃 真传	151
第七十七回	斗百草全除旧套 对群花别出新裁 .	157

第五十三回 论前朝数语分南北

书旧史挥毫贯古今

话说唐闺臣知亭亭学问非凡，若谈经书，未免徒费唇舌，因他远屡外邦，或于天朝史鉴未必留神，意欲以此同他谈谈，看他怎样，因说道：“请教姐姐：贵邦历朝史鉴，自然也与敝处相仿。可惜尊处简策流传不广，我们竟难一见。姐姐博览广读，敝乡历朝史书，该都看过；即如盘古至今，年岁多少，前人议论不一，想高明自有卓见了？”亭亭道：“妹子记得天朝开避之初，自盘古氏以及天皇、地皇、人皇至伏羲氏，其中年岁，前人虽有二百余万年之说，但无可考，《春秋元命包》言：‘自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，凡二百二十六万六千年’，而张揖《广雅》以三皇、疏乞之类，分为十纪，共二百七十六万岁，与《元命包》所载参差至五十万年之多。妹子历稽各书，竟难定其是否。至年岁可考，惟伏羲以后，按孔安国《尚节序》，以伏羲、神农、轩辕为三皇；班固《汉志》，以少昊、颛顼、帝喾、帝尧帝舜为五帝。三皇共计一千八百八十年，五帝共计三百八十四年。其后夏、商至今，皆历历可考了。”若花道：“近日史书，都以天下、地支纪年，此例始于何时？至今共有若干年了？”亭亭道：“史书以干支纪年，始于帝尧。自帝尧甲辰即位，至今武太后甲申即位，共三千四十一年；若以伏羲至今而论，共五千一百五十三年了。”

闺臣忖道：“我们天朝南北朝，往往人都忽略，大约



他也未必透彻，何不将此考他一考？”因说道：“请教姐姐，敝处向有六朝、五代、南北朝，不知贵处作何区别？”亭亭道：“妹子记得：当日吴孙权及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俱在金陵建都，人皆呼为六朝；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为时无几，人或称为五代。至南北朝之分，始于刘宋，终于隋初。宋、齐、梁、陈在金陵建都，所以有南朝之称；元魏、高齐、宇文周在中原建都，所以有北朝之称。那时天下半归南朝，半归北朝，彼此各据一方，不相统属。以南朝始末而论，宋得晋朝天下，共传五主，被齐所篡；齐传七主，被梁所篡；梁传四主，被陈所篡；陈传五主，被隋所篡。南朝共计一百六十八年。以北朝始末而论，魏在东晋时，虽已称王，幅员尚狭，及至晋末宋初，魏才奄有中原，谓之大魏，传了一百四十九年，到了第十三代皇帝，因臣子高欢起兵作乱，魏君弃了本国，逃至关西大都督宇文泰处，就在关西为帝，人都叫作西魏；传了三帝，计二十二年，被宇文泰之子宇文觉篡位，改为周朝。那高欢逐了魏君，又立魏国宗室为帝，人都叫作东魏；在位十七年，被高欢之子高洋篡位，改为北齐。那时北朝分而为二，一为北齐，一为周朝，北齐传了五主，计二十八年，被周所灭；周传五主，前后共二十六年，被臣子大司马杨坚篡位，改国号为隋。随即灭了陈国，天下才得一统。此是南北朝大概情形。妹子道听途说，不知是否？尚求指示。”

若花道：“刚才阿姐言夏、商至今历历可考，其年号、名姓也还记得大概么。”闺臣忖道：“怎么若花姐姐忽然问他这个，未免苦人所难了。”只听亭亭道：“妹子虽略略记得，但一时口说，恐有讹错，意欲写出呈教，二位姐姐以



为何如？”若花点头道：“如此更妙。”亭亭正在磨墨濡毫，忽见红红、婉如从外面走来。大家见礼让坐。亭亭问了婉如姓氏，又向红红道：“姐姐才到海外，为何忽又回来？”红红见问，触动叔叔被害之苦，不觉泪流满面，就把途中遇盗，后来同闺臣相聚的话，哽哽咽咽，告诉一遍。亭亭听了，甚为嗟叹。众人把红红解劝二番，这才止泪，亭亭铺下笺纸，手不停毫，草草写去。四人谈了多时，亭亭写完，大家略略看了一遍，莫不赞其记性之好。闺臣道：“这是若花姐姐故意弄这难题目；那知姐姐不假思索，竟把前朝年号以及事迹，一挥而就。若非一部全史了然于中，何能如此。妹子惟有拜倒辕门了。”亭亭道：“妹子不过仗著小聪明，记得几个年号，算得甚么！姐姐何必如此过奖！”

红红道：“姐姐：你可晓得他们三位来意么？”亭亭道：“这事无头无脑，妹子何能得知。”红红就把途中结拜，今日来约赴试的话说了。亭亭这才明白，因忖一忖道：“虽承诸位姐姐美意；妹子上有寡母，年已六旬，何能抛撇远去？我向日虽有此志，原想邻邦开有女科，或者再为冯妇之举；今天朝远隔天涯，若去赴试，岂不违了圣人‘远游’之戒么？”闺臣道：“姐姐并无弟兄，何不请伯母同去，岂不更觉放心？”亭亭叹道：“妹子也曾想到同去，庶可放心；奈天朝举目无亲，兼且寒家素本淡泊，当日祖父出仕，虽置薄田数亩，此时要卖，不足千金，何能敷衍长途盘费及天朝衣食之用？而且一经卖了，日后回来，又将何以为生？只好把这妄想歇了。”闺臣道：“只要伯母肯去，其余都好商量。至长途路费，此时同去，乃妹子母舅之船，无须破费一文。若虑到彼衣食，寒家虽然不甚充足，尚有



良田数顷，兼且闲房尽可居住。况姐姐只得二人，所用无几，到了敝处，一切用度，俱在妹子身上，姐姐只管放心！此地田产也不消变卖，就托亲戚照应，将来倘归故乡，省得又须置买，如此办理，庶可两无牵挂。”亭亭道：“萍水相逢，就蒙姐姐如此慷慨，何以克当！容当稟请母命，定了行止，再会登舟奉谢。”红红道：“姐姐：你说你与闺臣妹妹萍水相近，难道妹子又非萍水相逢么？现在我虽系孑然一身，若论本族，尚有可投之人，此时近在咫尺，无如闺臣妹妹一片热肠，纯是真诚，令人情不可却，竟难舍之而去。今姐姐承他美意，据妹子愚见：且去稟知师母，如果可行，好在姐姐别无牵挂，即可一同起身。”不由分说，携了亭亭进内，把这情节告知缙氏。

原来缙氏自幼饱读诗书，当日也曾赴过女试，学问虽佳，无奈轮他不上。后来生了亭亭，夫妻两个，加意课读，一心指望女儿中个才女，好替父母争气，谁知仍旧无用。丈夫因此而亡。缙氏每每提起，还是一腔闷气。今听此言，不觉技痒，如何不喜！当时来到外面，众人与缙氏行礼。缙氏向闺臣拜谢道：“小女深蒙厚爱，日后倘得寸进，莫非小姐成全。但老身年虽望六，志切观光，诚恐限于年岁，格于成例，不获叨逢其盛，尚望小姐俯念苦衷，设法斡旋，倘与盛典，老身得遂一生未了之愿，自当生生世世，永感不忘。”闺臣道：“伯母有此高兴，侄女敢不仰体。将来报名时，年岁虽可隐瞒，奈伯母鬓多白发，面有皱纹，何能遮掩？”缙氏道：“他们男子，往往嘴上无须，还能冒藉入考，何况我又无须，岂不省了拔须许多痕迹？若愁白发，我有上好乌须药；至面上皱纹，多擦两盒引见腴，再用几



匣玉容粉，也能遮掩，这都是赶考的旧套。并且那些老童生，每每拄了拐杖还去小考，我又不用拐杖，岂不更觉藏拙？若非贪图赴试，这样迢迢远路，老身又何必前去？倘无门路可想，就是小女此行也只好中止了。” 闺臣听了，为难半晌道：“将来伯母如赴县考，或赴郡考，还可弄些手脚敷衍进去，至于部试、殿试，法令森严，侄女何敢冒昧应承！” 缙氏道：“老身闻得郡考中式，可得‘文学淑女’匾额。倘能如此，老身心愿已足，那里还去部试。” 闺臣只得含糊答应：“俟到彼时，自当替伯母谋干此事。”

缙氏听了，这才应允同到岭南。亭亭命两个女童各自收拾回去，将房屋田产及一切什物都托亲戚照应。天已日暮，林之洋把行李雇人挑了，一齐上船。吕氏出来，彼此拜见。船上众人自从吃了清肠稻，腹中并不觉饿；闺臣姊妹只顾谈文，更把此事忘了，亭亭却足足饿了一日。幸亏多九公把米买来，当时收拾晚饭，给他母女吃了。闲话间，姊妹五个，复又结拜：序起年齿，仍是红红居长，亭亭居次，其余照旧。从此红红、亭亭同缙氏一舱居住，闺臣仍同若花、婉如作伴。一路顺风前进。转眼已交季夏。这日，林之洋同闺臣众姊妹闲谈，偶然谈到考期。若花道：“请问阿父：此去岭南，再走几日就可到了？” 林之洋笑道：“‘再走几日’？这句说的倒也容易！寄女真是好大口气！” 红红道：“若据叔叔之旨，难道还须两三月才能到么？” 林之洋道：“两三月也还不够。” 婉如听了，不党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若是两三月不够，自然还须一年半载了？” 林之洋道：“一年也过多，半载倒是不能少的。俺们从小蓬莱回来，才走两月，你们倒想到了？俺细细核算，若遇顺



风，朝前走去，原不过两三月程途，奈前面有座门户山横在海中，随你会走，也须百日方能绕过，连走带绕，总得半年。这是顺风方能这样，若遇顶风那就多了。俺们来来往往，总是这样。难道去年出来绕那门户山，你们就忘了？” 闺臣道：“彼时甥女思亲之心甚切，并未留神，今日提起，却隐隐记得。既如此，必须明春方到，我们考试岂不误了？” 林之洋道：“俺闻恩诏准你们补考，明年四月殿试，你们春天赶到，怕他怎么！” 亭亭道：“侄女刚才细看条例，今年八月县考，十月郡考，明年三月就要部试。若补县考、郡考，必须赶在部试之前；若过部试，何能有济？据叔叔所说，岂非全无指望么？” 林之洋道：“原来考试有这些花样，俺怎得知。如今只好无日无夜朝前赶去，倘改考明，那就好了！” 闺臣听了，闷闷不乐，每日在船惟有唉声叹气。

吕氏恐甥女焦愁成病，埋怨丈夫不该说出实情。这日，夫妻两个前来再三安慰。吕氏道：“此去虽然遥远，安知不遇极大顺风，一日可行数日路程。甥女莫要焦心，你如此孝心，上天自然保护，岂有寻亲之人，菩萨反不教你考试！” 闺臣道：“甥女去岁起身时，原将考试置之度外，若图考试，岂肯远出？但前日费尽唇舌，才把红红、亭亭两位姐姐劝来，他们千山万水，不辞劳顿，原为的考试，那知忽然遇此扫兴之事。甥女一经想起，就觉发闷。” 林之洋道：“海面路程，那有定准，若遇大顺风，一日三千也走，五千也走。俺听你父亲说过：数年前有个才子，名叫王勃，因去省亲，由水路扬帆，道出钟陵，忽然得了一阵神风，一日一夜也不知走出若干路程；赶到彼处，适值重



阳，都督大宴滕王阁，王勃做了一篇《滕王阁序》，登时海外轰传，谁人不知，安知俺们就不遇著神风？如果才女榜上有你姐妹之分，莫讲这点路程，就再加两倍也是不怕。”林之洋夫妻明知不能赶上考期，惟恐闺臣发愁，只好假意安慰。

这时顺风甚大，只听众水手道：“今日这风，只朝上刮，不朝下刮，却也少见。”林之洋走出问道：“为甚这样？”众水手道：“你看这船被风吹的就如驾云一般，比乌雅快马还急。虽然恁快，你再看水面却无波浪，岂非只朝上刮、不朝下刮么？这样神风，可惜前面这座门户山拦住去路，任他只朝上刮，至快也须明春方到岭南哩。”

又走几时，来到山脚下。林之洋闷坐无聊，走到舵楼。正在发闷，忽听多九公大笑道：“林兄来的恰好，老夫正要奉请，有话谈谈。请教：迎面是何山名？”林之洋道：“俺当日初次飘洋，曾闻九公说，这大岭叫门户山，怎么今日倒来问俺？”多九公道：“老夫并非故意要问，只因目下有件奇事。当年老夫初到海外，路过此处，曾问老年人：‘此山既名“门户”，为何横在海中，并无门户可通，令人转弯磨角，绕至数月之久，方才得过？’那老年人道：‘当日大禹开山，曾将此山开出一条水路，舟楫可通，后来就将此山叫作门户山。谁知年深日久，山中这条道路，忽生淤沙，从中塞住，以致船只不通，虽有“门户”之名，竟无可通之路。此事相沿已久，不知何时淤断。’刚才我因船中几位小姐都要赶到岭南赴试，不觉寻思道：‘如今道路尚远，何能赶得上，除非此山把淤冲开，也象当年舟楫可通；从此抄近穿过岭去，不但他们都可考试，就是我



凤翺、小春两个甥女也可附驥同去。’正在胡思乱想，忽闻涛声如雷，因向对面一看，那淤断处竟自有路可通！”林之洋也不等说完，喜的连忙立起，看那山当中，果然波涛滚滚，竟不象当日淤断光景。正在观看，船已进了山口，就加快马一般，擗了进去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 通智慧白猿窃书 显奇能红女传信

话说林之洋见船只擗进山口，乐不可支，即至舱中把这话告知众人，莫不欢喜。次日出了山口。林之洋望著闺臣笑道：“前日俺说王勃亏了神风，成就他做了一篇《滕王阁序》；那知如今甥女要去赶考，山神却替你开路，原来风神、山神都喜凑趣，将来甥女中了才女，俺要满满敬他一杯了。”众妹妹听了，个个发笑。闺臣道：“此去道路尚远，能否赶上，也还未定。即或赶上，还恐甥女学问浅薄，未能入选。无论得中不得中，倘父亲竟不回家，将来还要舅舅带著甥女再走一遍哩。”林之洋道：“俺在小蓬莱既已允你，倘你父亲竟不回来，做舅舅的怎好骗你？自然再走一遍。”吕氏道：“据俺看来，你父亲业已成仙，就是不肯回来，你又何必千山万水去寻他。难道作神仙长年不老还不好么？”闺臣道：“长年不老，如何不好！但父亲把我母亲兄弟抛撇在家，甥女心里既觉不安，兼之父亲孤身在外，无人侍奉，甥女却在家中养尊处优，一经想起，更是坐立不宁，因此务要寻著才了甥女心愿哩。”



一路行来，不知不觉到了七月下旬，船抵岭南。大家收拾行李，多九公别去，林之洋同众人回家。恰好林氏因女儿一年无信，甚不放心，带了小峰、兰音回到娘家，这日正同江氏盼望，忽闻女儿同哥嫂回来，大家见面，真是悲喜交集。闺臣上前行礼，不免滴了几行眼泪，将父亲之信递给林氏，又把怎样寻找各话说了。林氏不见丈夫回来，虽然伤心，喜得见了丈夫亲笔家书，书中又有不久见面之后，也就略略放心。

当时闺臣引著母亲见了缙氏，并领红红、亭亭前来拜见，把来意告知。林氏道：“难得二位侄女不弃，都肯与你携伴同来，若非有缘，何能如此。但既结拜，嗣后一同赴试，彼此都要相顾，总要始终和睦，莫因一言半语，就把素日情分冷淡，有始无终，那就不是了。”众人连连答应。闺臣见了兰音，再三拜谢。林氏道：“我自从女儿起身，一时想起，不免牵挂，时常多病；幸亏寄女替我煎汤熬药，日夜服侍，就如你在跟前一样，渐渐把牵挂之心减了几分，身体也就渐渐好些。如今县里虽未定有考期，我们必须早些回去同你叔叔商议，及早报名，省得补考费事。”闺臣道：“母亲此言甚是。”林之洋道：“甥女如报名，可将若花、婉如携带携带，倘中个才女回来，俺也快活。怎样报名，怎样赴试，这些花样，俺都不谙，只好都托甥女了。”闺臣道：“舅舅只管放心，此事都在甥女理料。但若花姐姐名姓、籍贯，可要更改？”林之洋道：“改他作甚！若把女儿国本籍写明，俺更欢喜。”林氏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林之洋道：“若花寄女本是好好的候补藩王，因被那些恶妇奸臣谋害，他才弃了本国；俺要替他出气，因



此要把他的本籍写明。”林氏道：“写明本籍，何以就能替他出气？”林之洋道：“写明本籍，将来倘在天朝中了才女，一时传到女儿国，也教那些恶人晓得他的本领。他们原想害他，那知他在天朝倒轰轰烈烈，名登金榜，管教那些畜类羞也羞死了。”闰臣道：“如此固妙。但恐一人，郡县不准，莫若红红、亭亭两位姐姐同兰音妹妹也用本籍，共有四人之多，谅郡县也不至批驳了。”婉如道：“如果批驳，再去更换也不为迟。”林之洋道：“俺们天朝开科，外邦都来赴试，还不好么？太后听了，还更喜哩。”当时多九公将甥女田凤翮、秦小春年貌开来，也托闰臣投递。

林氏带了儿女，别了哥嫂，同红红、缙氏母女坐了小船回家。唐小峰因见婉如所养白猿好顽，同婉如讨来，带回家内。史氏见侄女海外回来，问知详细，不胜之喜；并与缙氏诸人相见。

闰臣道：“叔叔今日莫非学中会文么？”史氏道：“你叔叔自从侄女起身后，本郡印太守有个女儿，名唤印巧文，意欲报名赴试，因学问浅薄，要请一位西宾。印太守向在学中打听你叔叔品学都好，请去课读。后来本处节度窦坡窦大人也将小姐窦耕烟拜从；本县祝忠得知，也将女儿祝题花跟著一同受业，并且本处还有几个乡宦女儿也来拜从看文。虽说女学生不消先生督率，但学生多了，今日这边走走，明日那边看看，竟无片刻之闲。今晨绝早出去，要下午方能回来。”闰臣道：“他们既在此地做官，大约均非本处人了，此时各处正当县考，为何还不回籍赴试？”史氏道：“他们都因离乡过远，若因县考赶回本籍，将来又须回来，未免种种不便，因此议定索性等冬初补考，一经



郡考中式，即可就近去赴部试，倒是一举两便。并且他们因你叔叔今年五十大庆，都要过了九月祝寿后方肯回籍。”

闺臣道：“若果如此，我们倒可一聚了。”不多时，唐敏回来，见了侄女，看了家书，这才略觉放心。闺臣引著叔叔见了众人，告知来意。唐敏道：“我正愁侄女上京无人作伴，今得这些姊妹，我也放心。”

恰好这日良氏夫人带著廉亮、廉锦枫，骆红蕖也从海外来到唐家。林氏问起根由，良氏把前年唐敖拯救女儿，后来尹元替小峰作伐各话细细说了。林氏听了，无意中忽然得了个如花似玉、文武全才的媳妇，欢喜非常。良氏把骆红蕖交代。因本族现有嫡派，意欲回到族中居住；无如唐闺臣与廉锦枫一见如故，彼此恋恋不舍，不肯分离。恰喜林氏早已买了邻舍一所房子，就同这边住宅开门通连一处，当时留下良氏母女，同缙氏母女都在新房居住。红红跟着缙氏，闺臣同红蕖，兰音住在楼上，小峰陪著廉亮在书房同居。分派已毕，大排筵宴，众姊妹陪缙氏、良氏坐了。闺臣道：“前在水仙村，闻伯母已于春天起身，为何此时才到？”良氏道：“一路顶风，业已难走，伯伯当中遇见一座甚么山，再也绕不过来。”廉锦枫道：“那山横在海中，名唤门户山，真实并无门户。我们因绕此山，足足耽搁半年，沿途风又不顺，若非近日得了顺风，只怕还得两月才能到哩。”林氏道：“表嫂既与尹家联姻，为何女婿并不同来？”良氏道：“尹家籍贯本是剑南，因红蕖媳妇要去赴试，都回剑南去了。”

当时唐敏开了众人年貌，骆红蕖改为洛姓，连唐闺臣、枝兰音、林婉如、阴若花、黎红薇、卢紫萱、廉锦枫，田



凤翮、秦小春，共计十人；因缙氏执意也要赴考，只好捏了一个假名：都在县里递了履历。

到晚，闺臣同兰音、红蕖都到良氏、缙氏并母亲房中道了安置。回到楼上，推窗乘凉，说起闲话。闺臣把位红亭碑记取出给兰音、红蕖看了，也是一字不识。二人问知详细，不觉吐舌称异。忽见白猿走来，也将碑记拿著观看。兰音笑道：“莫非白猿也识字么？”闺臣道：“这却不知。当日我在海外抄写，因白猿不时在旁观看，彼时我曾对他说过，将来如将碑记付一文人做为稗官野史，流传海内，算他一件大功。不知他可领略此意。”洛红蕖道：“怪不得他也拿著观看，原来如此。”因向白猿笑道：“你能建此大功么？”白猿听了，口中哼了一声，把头点了两点，手捧碑记，将身一纵，擗出窗外去了。三人望著楼窗发愣。

只听嗖的一声，忽从窗外擗进一个红女，上穿红绸短衫，下穿红绸单裤，头上束著红绸渔婆巾，底下露著一双三寸红绣鞋，腰间系著一条大红丝绦，胸前斜插一口红鞘宝剑；生的满面绯红，十分美貌，年纪不过十四五岁。三人一见，吓的惊疑不止。闺臣道：“请问那个红女姓甚名谁？为何夤夜到此？”红女道：“咱姓颜。不知谁是小山姐姐？”闺臣道：“妹子姓唐，本名小山，今遵父命，改名闺臣。姐姐何以知我贱名？”女子听了，倒身下拜。闺臣连忙还礼。女子问了兰音、红蕖名姓，一同见礼归坐道：“咱妹子名紫绡，原籍关内。祖父在日，曾任本郡刺史，后因病故，父亲一贫如洗，无力回籍，就在本处舌耕度日。不意前岁父母相继去世；哥哥颜崖因赴武试，三载不归，家中现有祖母，年已八旬，前闻太后大开女科，咱虽有观



光之意，奈祖母年高，不能同往。此间举目无亲，又无携伴之人。咱妹子也居百香衢，与府上相隔不过数家，素知姐姐才名；今闻寻亲回府，不揣冒昧，特来面求，倘蒙携带同往，俾能观光，如有寸进，永感不忘。” 闰臣听了，忖道：“原来碑记所载剑侠，就是此人。” 因说道：“妹子向闻父亲时常称颂本郡太守颜青天之德；那知忠良之后，却在咫尺。今得幸遇，甚慰下怀！姐姐既有观光美举，妹子得能附骥同行，诸事正要叨教，俟定行期，自当禀知叔父，到府奉请。但府上既离舍间数家之远，为何就能越垣至此？” 颜紫绶道：“咱妹子幼年跟著父亲学会剑侠之术，莫讲相隔数家，就是相隔数里，也能顷刻而至。” 闰臣道：“刚才姐姐来时，途中可有所见？” 颜紫绶道：“咱别无所见，惟见一仙猿捧著一部仙箓而去。” 闰臣道：“姐姐箓何以知是仙箓？” 颜紫绶道：“咱妹子望见那部书上，红光四射，霞彩冲霄，约略必是仙箓，因此不敢把他拦住。” 闰臣道：“此书正是我妹子之物，不意被这白猿窃去。姐姐可能替取回么？” 颜紫绶道：“此书若被盗贼所窃，咱可效劳取回；这个白猿，上有灵光护顶，下有彩云护足，乃千年得道灵物，一转眼间，即行万里，咱妹子从何追赶？况白猿既已得道，岂肯妄自窃取，此去必定有因：或者此书不应姐姐所得，此时应当物归原处，所以他才窃去。但此书此猿，不知从何而来？” 闰臣就把碑记及白猿来历，并去岁亏他取枕顽耍才能亲至小蓬莱各话略略说了一遍。颜紫绶道：“即如取枕露意，成全姐姐万里寻亲，得睹玉碑文物之盛，此猿作为，原非寻常可比，他已通灵性，若要窃取，必不肯冒然而去。向在姐姐跟前，可曾微露其



意？” 闰臣道：“此猿虽未露意，妹子当日曾在他面前说过一句戏言。” 就把前在船上同白猿所说之话备细告知。颜紫绡道：“彼时姐姐所说，原出无心，那知此猿却甚有意。据咱看来：只怕竟要遵命建此奇功。此时携去，所投者无非儒生墨客，如非其人，他又岂肯妄投。姐姐只管放心，此去包管物得其主。” 闰臣道：“倘能如此，仍有何言。此书究归何处，尚望姐姐留意。” 颜紫绡道：“好在此书红光上砌霄汉，若要探其落在何人之手，咱妹子自当存神。”

洛红蕖道：“妹子闻得剑侠一经行动，宛如风云，来往甚速。姐姐可曾学得此技？” 颜紫绡道：“姐姐如有见委之处，若在数百里之内，咱可效劳。” 红蕖道：“刚才闰臣姐姐意欲寄信邀请林家婉如妹妹来此一同赴试，离此三十余里，姐姐可能一往？” 颜紫绡道：“其父莫非就是闰臣姐姐母舅么？前者咱因闰臣姐姐日久不归，曾到他家探听消息，今既有信，望付咱代劳一走。” 闰臣随即写了信。颜紫绡接过，说声“失陪”，将身一纵，擢出楼窗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 田氏女细谈妙剂 洛家娃默祷灵签

话说颜紫绡接了书信，将身一纵，霎时不见。枝兰音叹道：“世间竟有如此奇事！真是天朝人物，无所不有。将来上京赴试，路上有了此人，可以‘高枕无忧’了！” 洛红蕖道：“碑上可载此人？” 闰臣道：“妹子隐隐记得碑记有句‘幼谙剑侠之术，长通元妙之机’。不知可是此女。

